

國 民 週 刊

第 一 期

北 平 特 別 市 黨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宣 傳 部 印 行

第一期目錄

創刊話

時事述評

軍事問題

可恨橋過黃河則爲枳

黨外無黨

我們的兩大危機

默禱

黨訊

中央黨部電令暫緩張貼對外標語

中央黨部關於京漢及京綏特別黨部電

中央組織部來件五則

本黨部公開活動之第一日

黨務指導委員會談話會

黨務指導委員會成立

黨務指導委員會宣言

經濟十字架上之民生

在唐山煤礦

容

化綠

李泰華

劉成春

馬慈溪

本刊啓事一

本刊是專登關於本黨的一切消息，以廣宣傳，俾得我們同志與非同志對於本黨有深切的了解與認識，所以，舉凡什麼時事述評以及文藝等等，不過聊以點綴云爾。

本刊啓事二

本刊既非私人團體的，所以凡合於本刊宗旨的，一律刊登。

希望我們同志踴躍投稿。

本刊啓事三

凡各黨團可以逕向本黨部索要本刊。

本刊啓事四

本刊每份銅元八枚。

周維善

委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

R
005.247
426

創刊話

歷史告訴我們：站在主義的觀點上來觀察一個革命的團體危機，不在壓迫沒有解除之前，却在壓迫解除之後。因為在壓迫解除以後的這個時期，惡化與腐化份子的附和，在在都容易變換了或消滅了固有的精神。

況且如今軍事雖勝利，青天白日旗在萬眾歡呼中而飄揚；然而這並不算革命之成功，因為所解除的壓迫不過是一面的，我們試從現在渡到未來的現像看去，惡劣的環境依然環鎖着。

站在革命戰線上的戰士，既看清了壓迫是接續不斷的，所以我們的努力也該永久不滅的！

這刊物的表面雖是小的，而所負的使命是大的。今後願意努力它的責任，完成它最高的目的！

時事述評

軍事

問題

自張作霖蹣跚東走，到皇姑屯遇炸以後，敵方上則將帥不和，下則士卒解體；並且因爲謠言盛傳，衷心搖動，確已完全陷於無主，混亂，渙散，恐怖的狀態。倘能趁着這個時機，一方面與以堅決的武力威脅，一方面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自不難令他們勢蹙乞降，而達到澈底的解決。

但是我們要認清楚，這次北伐勝利的真實意義，從歷史的眼光看，是袁氏勢力瓦解後，蔡羅割據局面的總收拾；從黨的立足點看，是本黨軍事運動，政治運動，和民衆運動三大力量排除革命障礙的表現。所以現勢下唯一要着，已不在傳檄可定的殘廢肅清，而却在於勝利後軍事結束問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在過去十餘年的當中，叛黨的，有不旋踵而殲滅的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反動的，有終歸收倒的段祺瑞，吳佩孚以至最近的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經過此等多次歷試不爽的事實教訓，裁兵計劃到了現在，不但是民衆唯一的要求，和本黨一貫的主張，即從軍隊切身利害着想，也不能不心口如一地熱烈贊同。不過目下同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武裝同志，因歷史，省別和統屬不同的關係，事實上不免形成未能驟減畛域的各大實力派。故一旦實行裁兵，不得不要有個妥當辦法。吾人以爲在未擬定裁兵具體方案以前，在消極方面：要制止以甲制乙，乙復聯丙對抗，這一套的軍閥伎倆；并且要反對把地盤，政權，收入機關等當作賞賜品或戰利品而恣意攫取支配；以及監視官僚政客舊式的揜箇挑撥手段，和無行文人士新式的擁某倒某含有威嚇或構陷的怪論。同時在積

二

極方面：要按照一個公開的整個的不分派別先後的一致方式，第一步，徹查各方軍隊和鎗械的確數，由中央保證給予充足確定的餉糈。第二步，施行嚴格檢閱，以定軍隊汰留的標準。第三步，亟應籌辦製械，築路，疏河，及建設大工廠開闢商埠等計劃，以便容納巨額的裁法軍隊。而於終所當進行不懈最重要而萬不可忽略的，尤須把黨的宣傳和訓練盡量灌輸到兵間去使他們了解致力革命是爲民衆多數福利而犧牲自己決不是犧牲多數民衆福利以成就個人或少數各自首領爭權奪利的企圖。

同志呵！在這稍縱即逝的當兒，我們要大家共同奮起，有堅定的主張嚴整的表示以造成濃厚的空氣，和有力量監督千萬別要將這件死活關頭的大事，任那班黨化分子暗裏地鉤心鬥角，把我們過去的努力，和將來的成功，一切糟蹋淨盡纔好。(答)

可恨的黃河

化綠

我們常常聽到講過黃河則爲積這樣一個帶的植物，北方人喜歡牠的味兒好，所以設法把牠拿來栽種。希望生出和南方一樣的好子。但是因爲地理上和土質上的關係便變成積了。這種事情，說來也有道理，現在真正發現在我們眼前了，請睜大眼睛瞧瞧罷！

北京自從張作霖退出後，一直到現在，除了各種機關和商店掛起青天白日旗以外，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現象來。革命本來是一件非常的事，但是北京現在仍然一塵不驚。我們就不說什麼，單就北京幾個衙門來說，穿長衫的臭官僚，往日替軍閥當得力的走狗，抓着我们同志，使一口咬住是赤化，帶去天橋吃黑棗。這種沉冤，我們總希望有日把牠發洩發洩，但是現在我們的

武力來了，我們仍然看着他們威風凜凜，出入公署之門。唉！難道國民革命底目的，在保持官僚的飯碗嗎？難道我們的同志該被軍閥走狗——官僚——慘殺，我們還要拿肥缺來報酬他們嗎？

同志北京現在實行黃老之道了。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都是黃老哲學的精華，這也就是北京獨有的革命現象。同志！你們還記得珠江和長江流域的情形嗎？在那裏，黨權高過一切的。在那裏，軍閥、官僚、土豪和劣紳，都滾蛋得乾乾淨淨的。在那裏，緊張的空氣，活潑的現象，使得我們時時刻刻忘不了革命的。試看，這地方又是怎樣呢！黃老之術行，而革命之道熄也。唉！我因為這一點而恨過黃河則為恨。

「黨外無黨」

李泰華

國民黨高唱「黨外無黨」的口號，顯然是一黨專政的主張。在這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思潮澎湃，風行的今日。這種主張，似乎違反了民衆的心理，背叛了世界的潮流，徒足供反動派攻擊的口實，於革命的過程中增加不少的阻力。其實我們所以不避外人的非難或物議者，則以我們的這種主張是根據充分的理論及真正的見解而產生的，我們實在不願以一般人的盲目批評及誤解，便犧牲了我們的主張，我們不能不抱定了「義無反顧」的精神，來實現我們「黨外無黨」的目標。

現在國民黨的勢力已達到北京，「以黨治國」等類的標語，觸目皆是。久在反動勢力下討生活的民衆，因着反動派妄加攻擊巧於宣傳的影響，腦海裏早已充滿了反對我們這種主張的觀念，今望見了我們的這類標語，一定要疑竇叢生，「感慨系之」的嘆「世道不古」，「邪說橫行」，「不過我們國民黨既負有領導民衆的

責任，對於此類盲目批評或誤解「黨外無黨」的義意者，就有解釋一切的義務；我們對於這類人，只有可憐不必仇恨，只有婉轉開導不能漠然不理。所以我們在這裏就來解釋解釋我們「黨外無黨」的真諦及其理論的根據。

所謂「黨外無黨」者，就是除了提倡三民主義以救中國的國民黨外，絕對不容其他任何政黨在中國有支配政治的可能，而分國民衆革命的勢力，換言之，就是以黨治國，也就是以國民黨治中國。根據着這個定義，我們就來分析分析這樣「黨外無黨」是否建築在健康的理論之上。

（一）國民黨是革命的黨不是一「結黨營私」的黨。所謂革命黨者，就是一般先知先覺的志士，感覺社會的黑暗民衆的痛苦，本着同一的目標共同組織起來而來革故鼎新的黨，其目的是以民衆利益為中心的，其行動是以民衆幸福為前提的。惟其是個革命的黨，就不容任何保守的因襲的政黨安然存在，以便集中革命的勢力而消除革命的障礙；故在革命的原則上及革命的行動上，革命的國民黨不能不標出「黨外無黨」的主張。而且革命黨的目的既為民衆的利益，則「黨外無黨」的實現，正是民意依歸的表徵；所以國民黨的「黨外無黨」之主張，絕對的不致發生強姦民意及狄克推脫（Dictatorship）的流弊。

（二）國民黨是有主義的黨不是一般的政黨。有主義的黨與一般的政黨最大的區別，就在前者本着一種理想建立一種主義以為將來從事政治的最高原則，齊心協力，以謀實現此種理想的國家；後者則以一時的政策相同便互相糾合起來，期奪政權；換言之，前者以貫徹主義而奮鬥，以爭政權為實現主義的手段；後者以爭政權而活動，以標榜政策為蒙蔽民衆的方法。有主義的黨，理

想是一貫的，精神是百折不回的；一般的政黨則其理想是以情勢利害的不同而異其論調的，其精神是處處與社會的惡勢力相妥協的。因此，一般的政黨在一國之中往往三五并立而無妨；而有主義的黨為實現他們由思想的結晶所產生的主義起見，就不能不掃除一切的障礙和一切的反動分子。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是救國的惟一主義，所以國民黨為實現它的主義計，就不得不主張「黨外無黨」了。要知道國民黨的一切政治活動既以主義為前提，則其在政治上的一切表現，就絕對的不會有違反民衆利益的行為，背叛民衆志願的勾當。

(二)其實一個黨只是一個革命的黨一個有主義的黨，尚不足為「黨外無黨」的充分理論，而最要者，要看這個政黨的主義價值如何，所以我們在這裏就不能不討論討論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價值問題了。

(1)三民主義是適合世界潮流的主義。處於今日的世界，任何救國的主義，必不能背着世界的潮流趨勢；因為世界潮流的趨勢，實操着任何主義的生死關頭。我們由文化史的昭示，知道世界演進的趨勢有三，就是一個民族莫不外求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以謀國際的平等；內求消除封建制度的遺毒，以謀政治的平等；調協物質享受的不均，以謀經濟的平等。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就在謀國際的平等；民權主義就在謀政治的平等；民生主義就在謀經濟的平等，所以說三民主義是適合世界潮流的主義。

(2)三民主義是適合國情的主義。一個黨的主義若僅僅適合世界的潮流而不適合國情的需要，則此主義雖為黨人力竭聲嘶的來擁護來宣傳，僥倖曇花一現，終必以不能適合一般民衆的要求，而自行消滅。我們中國在過去不是已蒙割地賠款的奇恥大辱，在

四

現在不是正受着一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嗎？全國民衆不已飽嘗了「一般喪心病狂的軍閥底橫征暴斂及一般附炎趨勢的官僚政客底愚弄污蔑嗎？全國的資產不是漸漸的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多數民衆都感覺生計的壓迫，貧富的懸殊，鬪得富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貧者碌碌終日尙難爲生嗎？我們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就得要提倡民族主義；要解決第二個問題，就得要提倡民權主義；要解決第三個問題，就得要提倡民生主義，所以我們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最適合國情的主義。

因爲三民主義備有上述的兩個條件，便有無上的價值，以之當作救國救民的唯一主義當無愧色，舉國民衆皆應擁護之提倡之而勿容置疑；以抱着這樣偉大這樣適宜的主義底國民黨來高唱「黨外無黨」的主義，想爲深知世界大勢及國內情形的民衆所首肯所歡迎的罷。

不過在這裏我們有不能不說明者，就是中國除了國民黨外，尚有共產黨及國家主義派；共產黨或者是革命的黨有主義的黨，國家主義派固然不是革命的黨，但他們自己却說是有主義的黨，難道他們不也可以主張「黨外無黨」嗎？爲何他們反在打倒之列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共產黨雖有主義能革命，但共產主義是不適合國情的違背進化原則的，所取的革命方法是荒謬的；國家主義派雖自認是有主義，但這種主義不僅是違背世界的趨勢而且以人民爲國家的工具，頗不合乎民衆的需要及民本的精神。若是他們也來主張「黨外無黨」，則共產黨一旦握了政權必爲暴徒專制，一旦國家主義派握了政權，必是寡頭獨裁。因此，在國民黨革命的歷程中，他們實在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障礙，當然要在打倒之列了。

我們歸納起來說，國民黨所以有「黨外無黨」的主張，就根據着國民黨是革命的有適合世界潮流及國內情形的主義；這是「黨外無黨」之必要條件，必備這些條件，「黨外無黨」的實行才不致發生弊端，沒有此種條件的政黨就不配倡「黨外無黨」的主張。

徘徊歧路的民衆們，被人愚蒙的民衆們，請你們趕快醒來，齊集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共同努力三民主義的實現，以建設我們的理想國家吧！

我們的兩大危機

劉成春

經過不少的奮鬥和犧牲，果然把帝國主義者的無數工具，幾乎完全撲滅，達到國民革命成功的初步；這是多麼值得歡欣鼓舞來慶祝啊！但是，同志們！我們從縱的與橫的兩方面去觀察，當真值得我們慶祝嗎？旁的我們不用去管牠，我們只試回想所奮鬥和所犧牲的爲甚麼？奮鬥的結果，犧牲的代價在那裏？恐怕覺得我們的責任更加重大，精神更應煥發吧！一班人們在這北京收復了和全國將要統一的時候，都非常的歡喜，額手稱賀，其實我們的目的，實現三民主義的目的，還爲期甚遠呢！要是我們從此就丟下，認爲革命是已經完全成功，除了他是投機分子的口吻，萬不至於如此的糊塗，所以我觀察目前的種種現象，覺得我們有兩種最大的危險，特別寫出來：

1. 我們國民黨從改組以來，對於革命事業，都有一定的政策和步驟，事事都爲民衆謀利益，所以能够博得全國民衆的同情；雖然受了不少的反革命派的攻擊和帝國主義者的破壞，但是，因爲我們同志的努力奮鬥，至終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黨的

勝利，我們黨的主義的勝利，並不是那一個人或某一派人的勝利；因爲我們黨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利益之上的。民衆感覺到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土豪及劣紳的壓迫，非要從層層鐵蹄呻吟之下解放出來，是沒有生路的，所以希望我們勝利的心非常的殷切。他們所希望我們的不僅是希望我們把他們的敵人撲滅了就算了，並且希望我們能够給予一種滿意的要求；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我們的主義早日實現。如果我們不能給予以滿意的要求，或者取得他們所希望的地位後，一切的設施，和他們敵人的舉動沒有多大的區別，那末他們對我們就失望了。我們黨的生命，一方面固然是靠同志們的努力一方面還是靠民衆一致的擁護才能延長啊！要是民衆對我們懷疑起來，黨的基礎就不免根本動搖，豈是總理苦心孤詣創造黨的初意嗎？又豈是我們已死未死的同志努力爲國民革命犧牲的初意嗎？我敢斷言總理和同志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民衆的痛苦，所以我們的主義也處處是在民衆本身利益上着想，去建立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使中國全民衆得到國際地位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平等，打破一切侵略和壓迫的束縛。爲要達到革命的目的，所以集中勢力於我們的黨；同志們的過去革命工作，是爲黨而奮鬥的，爲黨而犧牲的，也就是爲民衆而奮鬥的，犧牲的，並不是爲那一個人或某一派人謀飯碗，搶地盤而革命的。那末，所有一切勢力都要集中於黨，無論甚麼事件都要受黨的支配，黨的權力高於其他任何的權力，這是無庸疑義的；凡是真正爲黨而革命的忠實同志是不能否認的。現在我們革命的勢力，將要統一中國了，升官發財的機會也更多了，一班投機分子都掛着國民黨的招牌，想乘火打劫佔據一個位置；這種人根本就不了解甚麼叫革命，那裏還談得上明確認識我們的主義！要是

把建設事業的責任給予他們，還不是同辛亥以後一樣的情形，豈不是我們替他們造機會，民衆得不到一點利益嗎？同時我們的同志，也取得中國的政權了，假使甚麼事都由他個人自由意志去辦理，完全把黨的觀念忘掉，於是黨權就不能束縛他們漸漸的低落下來了。要知道黨是企圖主義實現的結合，忘掉了黨就是忘掉了主義，忘掉主義還配得上說革命嗎？我們同志既然爲主義而投身於黨，當然應當事事受命於黨，黨的權力才能集中；黨的基礎才能鞏固；如果以爲自身得到權利就可以不受黨的命令，那便是反革命，黨的叛徒，終久是要失敗的現在有些同志們，想離去黨的工作，謀政治的活動；有些同志們看見黨權低落，便感覺到十分的悲觀，而態度便趨於消極；有了這兩種現象，豈不是我們國民黨的最大危險嗎？

2. 我們的黨是集合全國的三民主義信徒而組織的，凡是與三民主義衝突的思想，我們都認爲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需要；與夫不真正信仰三民主義或實行三民主義的分子，我們都不准許其加入；爲的是求我們同志的純潔與力量的集中。所以凡是我們黨的同志，個個都是爲主義而結合，只知道有整個的黨，不知道有甚麼叫做派別，凡是甚麼地方主義啊，個人主義啊，都應當要打破，不留絲毫畛域的痕迹。因爲我們黨的唯一使命是在爲全民衆謀幸

福，要是有了其他的目的，就不能負起這種使命，也就是非爲黨而犧牲爲主義而工作，根本失掉國民黨的革命性質；所以我們黨的內部，是不容甚麼派別觀念的存在。但是「同患易共利難」的千載名言的場合，又擺在我們的目前了，因爲反革命派的消滅，外面沒有共同一致的敵人，內部是往往因爲一點意見的不融洽，最容易引起分化的痕跡，這也是我們國民黨最大的危險。

上面兩種，是我個人所總總切慮的，雖然尋不出具體的例證，但是革命成功的時候，最容易發生這兩種最大的危險，我希望同志們大家注意消滅和防備這兩種危險，纔能够使我們黨的生命延長於億萬年而無窮。最好的是提高黨權，消弭私見，所有個人觀念都爲黨的觀念所消除，努力於革命的成功，主義的實現，纔不負總理艱難締造黨的苦心與同志犧牲奮鬥的精神。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天龍

黨訊

中央黨部令暫緩張貼對外標語電

(兩略)案據閣總司令文電略稱北京特別市黨部張貼標語內有打倒侵略滿蒙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出兵華北阻碍革命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佔領膠濟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屠殺濟南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等條最爲不妥值此濟案發生以後尤應十分慎重擬請令飭一切標語在北京以內一律暫緩張貼各等語查自日本出兵濟南以還其陰謀險狠蓄意挑釁已昭然若揭中央決先完成北伐故宜堅忍業經決令各種標語須經中央製定始得張貼及對外標語一律暫緩張貼並已通令各黨部在案據電前情即希查照爲要切切此令中央別

關於京漢京綏特別黨部事

北京黨務公開後，有京漢及京綏特別黨部之設立，後經本黨部先後調查，得悉該特別黨部顯有非法團體，乃秘電中央，現在得到中央來電，如下：

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密電悉京漢京綏兩路黨部均尙未派人籌備但頃接有署該兩路黨部名義之電兩通殊覺離奇除電復駁斥外望將詳情調查具報又京綏鐵路計有黨員若干有無籌備特別黨部之必要切望查復中央

快郵代電

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暨戰地黨務指導委員會鑒查本部此次

六月二十三日

所發整理黨務法令第一集內載各種條例等件極關緊要各該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務須嚴密保管以昭慎重特此通電希各遵照爲要

中央組織部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通告

第七號

通告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爲通告事案查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均經中央委派並遣赴各省市工作在案其中將就職日期及工作報告表等呈報到部者固屬不少而延未呈報者亦所在多有爲再通告希各將(一)委員就職啟用印信日期及各部會部長委員人選從速呈報(二)每週工作報告表須每週呈送一次(三)會議錄及各部處會詳細工作報告須每兩星期呈送一次(四)登記開始後各直接辦理登記機關應將考查表測驗表等遞報呈繳本部以便隨時審查將結果陸續公布綜上四項事關重要自此通告之後希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迅速查照辦理毋再延誤是爲重要特此通告

通告 第十二號

爲通告事案據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呈請解釋中央頒發之縣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考查條例第二條乙項「曾在縣市以上的黨部主任要工作」一節查條文內「縣市以上的黨部」係包括等於縣市以上之各級特別黨部而言如以產業別職業別的特別黨部軍隊特別黨部及海外黨部皆是若軍師政治部之組織係另成一系統不能與黨的組織相提並論自不能援以應考至「主要工作」雖無具體之說明除秘

書外當然兼指幹事而言但任會計庶務錄事等項技術工作者自不得援以爲例除批答外希各級黨部一體遵照辦理爲要特此通告
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中央組織部 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通告 第十三號

爲通告事本部提請

中央執行委員會變通縣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查條例案茲經中央第一四三次常務會議議決於縣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查條例第二條增加一項原文如下「丙凡確爲中央黨務學校畢業成績優美經中央組織部介紹者」等語在案除將該項條例照案修正外茲特錄案通告希各省市黨務委員會一體遵照爲要

右通告

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 六月九號

六月二十日中央組織部電文

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鑒北京爲官僚舊軍閥老窟近新克復彼輩必乘勢投機嗚呼群鑽營以進故此大登記在數量事缺毋准在質量審察宜嚴應有以固黨國之基而防腐惡之漸至要至盼中央組織部有

(一) 公開活動之第一日

北京各同志分投工作，雖有九死一生，依然暗中活躍，不斷的努力，祇因在壓迫下，所以沒有公開。經兩日會議結果，並由

王仲裕同志向國府代表孔繁蔚接洽各項黨務並促復回警察廳通告關於本黨公開活動書。當由孔代表答應照辦，而警察廳也相當的諒解。

本黨部即於四月六號五時假爛漫胡同湖南會館將青天白日旗懸出，是爲北京黨務公開活動之第一日，亦即是本黨部爲北京首先懸青天白日旗者。計大門首懸綢質青天白日黨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面，並在院高樹黨旗，門首有布質的「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長條一幅。說內滿貼各項標語，計有百餘種。

在上午八時餘，正或公開開會，列席的有李樂三，金殿樑，王仲裕，張寅卿，許超遠，賈齊政，黃如金，李吉辰，譚洪，徐步雲，郭思魯，郭思愚，周意彪，王建中，張翰道等，中途參加的有王季高，徐季吾，梁子青及黃國楨等。

當時議決的事項，如下：

(一) 通電中央黨部及南京政府報告本黨部公開情形，並請一二三四集團從速到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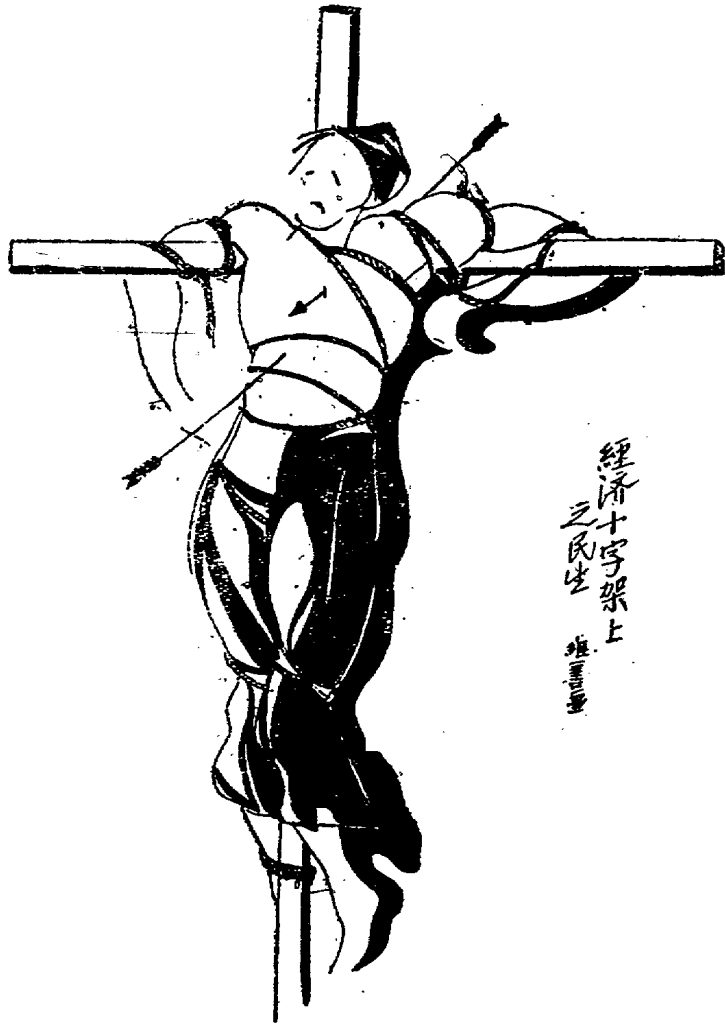
(二) 通電前敵總司令迅速進京。

(三) 各學校，各機關及各商店一體懸掛青天白日旗，由本黨部函治安維持會轉飭各學校，各機關及各商店於六月七號實行，(四) 登啟事，聲明暫借宣武門內爛漫胡同湖南會館爲本黨部臨時辦公處。

經兩時之會議，始宣告散會。

(二) 黨務指導委員談話會

繼而黨務指導委員復集會，但談會並非正式會議，不過談話



經濟十字架上
之民生
堆墨畫

會就是了。計到席的有黃如金，王季高，徐季吾，梁子青，李樂二，李吉辰，許超遠及黃國楨八人，所未到出席的僅馮洗繁一人。談話結果，以爲該委員會務須於最短期間成立，至於各種手續，當亦略述及之。決定在六月七號下午一時正式成黨務指導委員會，俾黨務得於最短時間力以進行，約一時，便散會。

(三) 黨務指導委員會成立

黨務指導委員會於六月八號，正式成立問題討論：

(一) 工作分配問題，部長不待兼秘書，然須員民衆訓練委員會職責，而秘書亦可兼民訓委。

當場議決王季高，李吉辰及黃國楨負秘書處職責，黃如金爲組織部部長，徐季吾爲訓練部部長，許超遠爲宣傳部部長，民衆訓練委員爲李樂三，李吉辰，徐季吾，許超遠及黃如金。

(二) 移交問題 議決由改組委員會通知市黨部從速交代。(三) 各部之職員問題 議決由各部，處，原會指定，再由大會通過。

(四) 民訓委員成立日期問題，議決爲六月八號下午成立。

(五) 第二次黨務指導委員會辦日期，議決爲六月九號下午一時。

(六) 啟用印信問題，議決即日通過。

(七) 議決即日發出就職通電。電文如後。

(八) 派代表分途慰勞黨軍。

(九) 辦公時間，議決爲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十) 每禮拜三上午九時開常會一次，如遇特別事故，得由秘書臨時召集之。

黨務指導委員會宣言

自張賊有辜逃遁，數百年深受專制遺毒最惡腐化之北京，如撥雲霧而見天日，以隸屬於本黨旗幟之下；惟是軍事雖告成功，主義尚未實現，此誠我同志所宜繼續努力之秋也。竊維本黨所負之唯一使命，在領導革命，與根深蒂固之惡勢力作殊死戰，掃除人類之障礙，爲中國全民衆求無量之幸福，以遵照

總理遺著三民主義與方略，建設一真正自由平等之國家！苟爲危害此使命之完成者，凡我同志無不當傾全力以撲滅之；故不獨對於鋼鐵迂腐之腐化，宜嚴厲防止；即對於殘暴兇橫之惡化，亦應澈底剷除；蓋認識明確，信仰堅定，不爲萬惡社會所同化，不爲艱困環境所屈服，乃本黨特殊之性質。茲當全國軍閥剪除殆盡之際，本委員會根據中央第四次全國執監委員會議整理黨務之議決案，并奉中央指派之命令，成立於北方民衆開始解放之初；以輔導之能力，負艱鉅之責任，敢不乾惕敬謹，以副中央付託之重；是則本委員會特殊之工作，有不能不爲我同志告者。

自北京黨部被抄以後，同志黨籍，無真確之判明；且其黨盜襲本黨之名，曲解主義，誘惑青年，致同志誤入歧途而不自覺；抑知本黨主義，在求謀民族之解放，適應思潮，以滿足中國現時之需要爲目的；共產主義，在抹殺各階級各民族間之感情，鼓實異說，以破壞世界社會之組織爲手段；不論在產業落後之中國，無共產之可能；即於勞資衝突最激烈之歐美，亦行之而數敗；本

黨主義並非蔑視社會問題，實欲於生產未發達之場合，預免將來資本過量發展之弊，俾全民有平等機會以獲得合理與完滿之生活；二者固判若涇渭，不可混為一談也。乃共產黨滲入本黨陰為破壞本黨之密謀：糜爛湘鄂，蹂躪潮汕，近更屠戮廣州無辜人民，其惡形，可為痛心！若任其蔓延滋長，黨國實有莫大之危險。

同時時局公開，投機之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均以依附本黨為榮，保全其封建思想，阻撓革命之進行；抑知本黨之有今日，實經幾許搏戰；凡與社會進化之原則相抵觸者，自不許其勢力之存在而稍予姑容。北京同志中思想清晰，工作努力者固多，而惡化腐化分子之潛伏亦復不少；此為團結忠實同志以鞏固本黨之基礎計，本委員會負有本地總登記之責。

二、革命軍未至北京以前，同志受反動之壓迫，言論行動之自由，均極端受其箝制與束縛，而組織因以懈弛；然革命精神，不因稍殺；秘密工作，更為急進；今反動軍閥漸次肅清，軍事時期將成過去，本黨之組織，應速即恢復，並求其健全與完善。將以前被其黨所分化之派別，完全消除其畛域；俾革命勢力早日實行本黨之主義；此為督促同志精神煥發計，本委員會負有整理本地黨務之責。

三、本黨革命宗旨，在領導民眾，實現其各自之要求；然民眾非有相當之訓練，難免不為共產黨所操縱，尤於國界綫未清之時，又當熱忱既久奔放難斂之秋，易授共產黨以陷害與假冒之機會；故日前農民，工人，商人，婦女，青年等各種運動，概由本委員會編密計畫，組織訓練，以期納於正軌；此為防備共產黨之擾亂後方計，本委員會有指導民眾運動之責。

抑尤有希望同志注意者：以過去之事實與教訓，須知黨員數

量之擴充，固屬緊要；而質量之選擇，尤忌疏忽，與其擁龐大之複雜分子，毋寧集精粹之純潔同志；此其一。

本黨之組織，在完成革命之使命，絕不容有個人權利之思想，其有冒黨之名，以達私人不正當之目的者，自在本黨消除之列；此其二。

革命事業之偉大與夫工作之艱鉅，嘗不能不循分工之原則以進行，然以黨之立足點言之，凡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者務須相互了解，不可稍有懷疑之態度，所謂思想上既共信同一之主義，行動上尤須其守齊整之紀律也；此其三。

以上為本委員會之職責及對同志之願望，凡屬忠實同志，自能誠懇以接受之，無待本委員會之囑言。所慮革命過程之危難，不在壓迫解放之前，而在壓迫解放之後，以其慎於始而懈於終耳。本委員會自應盡其無可旁貸之天職，尊重中央，指導同志，努力於革命事業，期主義之早能貫徹，庶不負中央付託之重與同志屬望之殷；均誠陳詞，諸維亮察！

中國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在唐山煤礦

斐

周達隨了幾個人特地來到唐山，靠近唐山煤礦來住。每天聽到礦中放工的笛聲響了，他常時別開他那幾個人，在那些蜂湧出來的礦工中踱來踱去，極力想和他們拉攏；但他們各個都為了工作匆促，頭尾說不到兩三句話，便又走了。

經過三天後，他依然沒有熟識一個礦工。



這一天，周達從一個替他洗衣服的婦人打聽出來她的丈夫就在礦裏監工。他心裏非常的歡喜，每日總要借着換取衣服爲名，和她不斷的攀話。——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個穿得整潔的要向一個擺攤的人去攀話，假如你要問到她任何一件事，她的臉上都是那樣和藹，時時還不斷的做手勢，恨不得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儘量的都說出來。

日子久了，他因爲她覺得悉她的丈夫。

他丈夫的臉面很粗糙，自從他見到他後，就沒有見過他的臉上潔淨過一次，不是頸頸上五個手指印，便是臉上三道烏黑，這顯然的在他們這做工的人是不自覺的，即使偶而從鏡子照見他那副尊容，也不會自覺慚愧，或者想到爲體面的緣故，拿起手巾來擦一擦。在黑夜中，倘若你是一個生人，從外推進門來，要把你嚇一跳，一副黑臉，一口白牙，一雙突圓的眼睛，在燈下大口的吃飯，簡直活像傳奇中一個餓鬼似的。永遠沒有見過從他心裏樂過一次，妻子是不必說了，就是對於生人一笑，也不過是禮貌上的敷衍；至於對於上菜，那笑滿就好像乞丐爲了他的飯盤向人而笑是一樣的。

他的性格很險詐，而且粗魯得像爆竹似的，只要一燃便爆發。在礦裏的小工差不多各個都挨過他手裏的藤條。

他所以能做到一個監工，並不是他有怎樣的本事，不過他在礦裏多做了幾年工，在工程師面前多說幾句比別的小工不能說的行話。

當他認識周達後，周達時時的送他煙抽，只爲了這一點便宜，他得暇時便跑到他那裏去。他（自然是周達）爲了要在他身上下工夫，也極力的投他所好，給他煙抽，酒喝，並且和他談話得

很親熱；所以他對他的妻子說過：「老周這個人真好！」其實，周達對於下層階級的人自然是同情的，但對於這些受了資本家一點恩惠，居然便對於同站在一個階級的人板起臉孔來壓迫，他不同情，反而恨他們的良心被金錢收買了，助長社會的不寧。但他所以那樣去對待那監工的工頭，不過要買動他的歡心，藉着可以認識那些壓迫的小工。

一件可惡的事情，使周達永遠不能忘記的，當他發覺這位監工的工頭在礦裏引動這些小工聚賭，賭輸了，他可以放債，讓那些小工再去賭；可是每借十六個銅子，在二月內得還二十個，過期每月再遞增五個銅子，半年內仍舊不還，那末便把小工的工資給扣留了。不但如此，他還秘密招攬了些暗娼來引誘這夥工人。本來在這種機械的生活下，沒有家室的工人，肉慾是很大的，所以時時把幾日從血汗所賺來的錢，花費在這些骯髒的女人身上。因此，鬧得這些小工雖做了一個月的工，只因要還賬的緣故，連一個餘錢的零錢都沒有。

其實這些賣淫的人也真苦！他們每晚要接受多少遊客的劇烈的肉的要求，沒有一個時候敢露出怠慢的臉色來，恐怕得罪了那些厭惡十足的東西；如其被那工頭知道了她們有得罪遊客的事實，那末他的藤條打在那些纖弱的女人的肌肉上，和打在那小工的皮膚上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則使她們已經很疲憊了，但爲了顧及遊客的不滿和監工的藤條，不得不放端身子去迎合這一般遊客的歡心，永遠不敢從那醜陋的擁抱中，掙扎閃避。

後來，周達從那洗衣婦人打聽出來，在兩年前，她的丈夫還遍地去做那勾當；現在因爲她老了，早年的熟客如今又都轉向

那年青青的白臂皮肉的姑娘身上求愛，所以她不得不把這事擱置了，去替人洗衣服；有時也許和了一群的窮婦人及孩子，走到垃圾堆中去揀煤塊。

周達知道了她丈夫對她很暴虐，輕意不會給她一點零錢去買口食；所以他常時在付衣服錢時，多把她幾個銅子。在窮人身上多得了這幾個意外的銅子，就好像這一個捨錢的人在她身上有多木大的恩典似的。洗衣也多揀幾下膩子，乾淨自然是有的，而且今天拿去洗，明天便可以洗好了讓你穿在身上。

實在的，錢能支配窮人，使他或她爲了錢，對於人不得不乞求；因乞求不得把自己的地位低微，低微得不得不諂媚言笑。在口或她的內心是苦的；但爲了在手頭上能多得幾個錢使用，在口口中能多得一飽的緣故，這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爲應了那工頭之邀請，周達竟到那暗娼中去。

在這賣淫的女人聽到這是監工的朋友，所以也就格外的獻慫；因爲在這無知識的女人看來，她以爲要討人的歡心，就是要極力表現那淫猥的行爲。這勞苦的心，使他實在的過意不去。雖則他不敢即走，恐引起那工頭的誤會，以爲那女人接待不週；但如其不走，在這樣情況下的，他是一個要拯救社會不良現象的人，何忍沈溺而享樂？

於是周達用他極誠懇的態度，極力的閃過那女人無可奈何的虛偽的情慾；這種態度比他明明的說出來還有力量。她從四面攏集各種神秘的視線在她身上，反羞愧起來，她自己把那愛情太泛溢了，在一個不需要，不接收她愛情的人的身上。她的聲音漸漸的低緩下，她的舉止也沒那樣的放肆了，更感到猜不透各個人生的

隱隱而煩惱。就在這個時候過了一會，她的聲調與舉止又突如其來的嬌嫩起來，把身體向他身上投過來，把臉且靠在他胸前。他心想到和這一個不認識的女人調情是不正當的，但倘若拒絕了她這諂媚，那末便要使她懷疑起來；對於她更痛苦的。他竟忍耐不了，很慚愧的向她臉上一吻，在她雖然得暫時的安慰，可是在他却是一生中最難堪的一件不名譽的事；如其他要早知道有這樣不近人情的事，那末他也就許不來做這勾當了。

一天，周達隨了工頭下到礦去。

從上面到礦裏，總共有三個洞口。他們進去的是那一個最大的洞口。在上面的五層，因爲歷年不斷的挖掘，所以全都沒有煤了。只是幾條大路，大路又分支路，支路又有小路。從這些大小不同的路，可以看到當日這就是煤脈。這礦的周圍，南北長四五里，東西約十二里。最深的第九層，離地面有一千六百多尺。雖然在礦裏有流水溝渠可以流通裏面的水，但依然是泥濘；因此在裏面勞苦的礦工多半穿的是木頭底鞋。

當周達進到礦裏，身子偶而碰了離那支撐的木柱，煤沫便紛紛的墜下；他心裏本就害怕，加上那工頭給他述說礦中死傷的情形，每月總要有幾起，他便不自由的感到危險將要輪到他身上來

在礦中，雖然有通空氣的氣管，但在第七層以下實在已經失去效力了，空氣流動得很慢，什麼煤氣啦，水氣啦，以及硫磺氣，種種混濁的，惡濁的氣味充滿。身體比較羸弱一點的人，在礦中這不了多末長久，便會得病死了；就是在礦裏做工的強健的小工，有時竟因不通風，便悶死在裏面，或者受毒身死，這也

是件常事。

在礦裏做工的小工們，每人都有一盞燈，在那裏拙笨的蹲着，勞累的屈着身子，好像一個「Z」字似的。他們的視線只在一定的範圍中。有時，有的斜過眼來看他身邊同一命運的同伴們，在那裏揮得煤渣四濺，從陰影裏閃着一粒粒的金光，雖然他們疲憊得像一口喘氣的牲畜，仍舊不敢有剎那的安息；因為那些監工的工頭的猙獰的面孔，儼然的使他們便記憶起來不好接受的鞭笞；於是不得不再苦着臉，高高的抬起手來，無聊的，機械的又拿起錘頭來做工。

本來各個小工都可以做八小時工作，但爲了日常的生活費，不得不加工，俾可以領幾份錢。所以各個都是睜着那無神的眼睛，昏沈沈的在眼前迷眩着零亂的金星。時而進出一口不自覺的歎息，儼然是很悲痛，很苦悶。這樣的勞苦支持他的工作，就好像一口負重的牲畜的艱辛一樣，那裏還感到有歡笑歌舞的人間；反過來說，那些歡笑歌舞的貴婦人，闊紳士，在他們放鬆，享樂得最高點時，也萬沒有想到在人間如在地獄的可憐的活冤孽，……這小工。

周遠再不忍多看他們一眼，因爲只就這所見的，已够他所感到的不安，於是他從那煤層向上的斜坡外出。走到洞口外面，見到一位垂死而呻吟的小工，臉上現出青紫的顏色，血蹟從裏面浸出衣服外面來，翻仰的躺在地上。

他站住了腳，靜默的聽了半晌，這才知道這小工在第八層礦裏是被壓身死，才從裏面運上洞口外。

大概有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是這小工的妻子，因爲當他對她說着他沒有再生的盼望時，她便哭啼啼的，紅腫了她的眼睛。

霎時間，他竟死了，似乎很沈重的才把眼皮闔上。他的妻子大哭失聲，使旁觀的人聽得鼻子都酸了，有的竟從他們的眼中奪出同情的淚來。

因爲他因公而身死的，工程師只允向礦主代請四十元作撫卹金。雖有人請求他多給一點錢，但他板着冷酷的面孔，一聲都不聲，站在人叢中却怪鎮靜的。

許多沒有上工的礦工在那裏唧唧噥噥的說那工程師爲死了四匹馬，還賠償一百四十元；死了一個人，倒這樣的忍心，只給四十元，所以就有這樣的埋怨着說：「難道一匹馬值三個人的價值嗎？」

於是各個都很激昂的在議論着，但議論終是議論，既然沒有公然的提出質問或代打不平，那末這事不久復歸平靜，就這樣便算了結了。

✧ ✧ ✧ ✧ ✧

不知怎樣的經過，周遠竟和那些礦工鬼混起來。

有一晚上，他和那些礦工在他家聚賭。忽然間，他向他們問道：「你們對於最近被壓身死的工人，怎麼就那樣便了結了呢？」

一個工人帶着失氣的口氣說：「咳！有什麼辦法？」

「對於別的被壓死的工人也是這樣對待嗎？」

「對於撫卹因公壓死的，壓根兒就沒有例外過多恩與一些。」

「那末怎麼你們不結起夥來向礦主請求從優的撫卹呢？」

那工人聳了聳肩，並沒有即聲。

他很奇怪，更轉問別一個工人說：「你們不會結合團體來請

求，拿罷工來要挾他們對於你們改善的待遇嗎？」

這一個工人低聲的說道：「在幾年前，也有什麼唐山工黨，公益社等等的團體，的確還可惜人衆要求下來一點事，但一不幸的，這些團體都無形的解散了。他們知道我們幾千的礦工都是散沙似的，一點組織都沒有，所以如今什麼要求都要求不下來；而且只要有組織團體的動議，那末每每把幾個領頭的人都給革退了。」

「那末你們爲什麼不起來反抗？」

「反抗？」他很驚愕，「誰來附從你？倒末了所犧牲的還不是那主動反抗的嗎？」

他想了一會兒，忽而問道：「那末你們這樣忍苦下去了嗎？」他們都默默的點了點頭，雖然在他們心裏有一重不願意的話要說出來。

✧ ✧ ✧ ✧

有是另外一天，風很大，把牆上積年的要爛的紙都吹破了，從那破縫縫進來的冷風，譬如強盜搶進來所閃閃的刀劍那樣逼人，使人尖寒尖冷。

那小工所住的房子，通稱曰「鍋伙」或「烏窩」，內容極窄狹，極污穢。睡的地方是極不講究的，有的睡在土炕上，有的竟睡在地上；所以房子裏極雜亂，雜亂得像雞窠，狗窩，簡直不像人住的地方。

當周達走進他們的房子裏，便感覺到一種臭惡蒸人的氣味。在他理想中也曾想到工人所住的地方是不堪設想，但理想終是理想，却不料不到竟成事實。

在這房子裏除去骯髒，紊亂，勞苦，貧瘦，種種的現象外，

呈着從生活壓迫下的不安。雖然內中有的拿着「麻城歌」，「對金剛」，「孟姜女」以及「十二月相思」等等的唱本哼着，可是這正是他們的精神與肉體陷於極苦痛的狀態下所迸出來的心聲。有一個小工見到周達走進來，便說道：「老周，我們這裏比不得你那裏，要坐請坐在炕頭上。」

「是的」另一個小工說，「不要見笑我們呵，我們只是賣苦力的，和驢馬所別的，不過驢馬有四條腿，我們只有兩條；但是我們這隻手也許比驢馬所作的苦工還多哪。」

這話在說的人雖然有點取笑，但周達却所感覺到的並不同；就是他明白他們是取笑，但他却以爲這是事實。

在大家都沈靜下去的時候，他悲感交集的嘆出一口氣來：「你們真苦呵！」

「天註定我們的命運該喫苦的！」第三個小工說道。窄狹而污穢的小房子，住有四個人，內中只有一個並沒有卽聲，鬼鬼祟祟的不知在補縫衣服上的破綻，還是捉搜衣服上的錢。

如其要說他這個人老實，性格孤獨，那末從他那深沈而閃動有光的眼色看來，却又不見得是。

周達雖然覺得這一個小工很怪，但他並沒有怎樣的放在心裏。他接着還向那第一個和他說話的小工問道：「你們住這房子還要納租嗎？」

「不。」那小工搖搖頭。

「這還好，不過他們對於住房總該講究一點。」

「哼！」先時對他說第二個說話的工人在其中隱示着多少意思沒說出來。

第三個對他說過話的小工對他又說道：「住房講究不講究，

在我們這賣苦力的人看來，並不算得怎樣一回事，只要有一個地方給我們枕着磚瓦而睡，我們已經覺得萬幸了。體貼我們嗎？想想！只要那包工不把煤車改大了，不從中取利，使現在每一百輛車要裝到四十噸，還改回從前只裝三十三噸，省得我們做小工的每日多挖五百磅煤，便算是對於我們極大的恩典。」

『只要每頓飯能多給我們一個饅頭，我們也就覺得很滿足了。』那第二個小工又插嘴說道。

從他們所說出來的事實，都是他們所應得的苦嗎？但他們對於他們所受的待遇的惡劣，起居飲食的不良，怎麼只是咬着牙，把這些苦都強忍下去，而不想過法子來解決一下呢？

當周達聽完他們所說的，經過一度的思索，他竟愕然的向他們呆視着。

『老周，不必說這些閒話了，我們賭賭怎樣？』那第三個小工這樣說。

他回答他說：『你們該當把你們賭錢的工夫，勻出來想想你們怎樣的解決你們應得的待遇；這待遇也就是你們應享的人生。』



想不到那四個當中沒有說話的小工，竟把周達近來對許多小工所說過的話，暗地告知了礦主；礦主指明周達走來宣傳過教思想，請求當地的官警把他注意。

於是他在無形之中便被監視了。

他很後悔他說話不小心，但他不悔恨那對他惡意的小工；因為他原諒他是無知的。他以為這是一件常事：當甲替乙做了一件為他好的事，乙不但不知情，反而阻礙甲，甚而陷害甲，在他這

為社會改善的人，以為只要所作的事情，捫心覺得是對的，那末在這一個時期雖沒有人諒解或同情，這不足以使他墮心；不過他很可惜他這次唐山運動的計劃失敗了，而且破壞他所計劃的人，正是所要拯救中的一個人。

不久，那洗衣服婦人告訴他，說她的丈夫要計算他，並且正想法將和他同來的幾個人都一齊提將官去。

他聽後，於是不得不逃亡了。

